

间与通道

林志明

在呈现我对余莲 (François Jullien) 最近的工作思考前, 我想先回到一些原来的出发点。当我受邀在《勇于建构》 (*Oser construire : Pour François Jullien*) 一书中书写一篇文章时, 我的想法是设法展示出余莲如何由他前一个世代继承的差异哲学 (la philosophie de la différence) 出发, 转向一个探讨文化间距 (écarts inter-culturels) 的思维, 并且更进一步地走向将间距发挥为思想资源的发展。

(Lin, 2007, 91-97) 但这些间距如何可以成为资源? 它们又滋养我们什么样的能力呢? 这是一些有待辨视及证明的事物。

在进入我的正式讨论前, 我还要加上一段话。我认为, 余莲的一个重大原创贡献, 便是前述将差异哲学 (这是为何有人可以诠释他继承了法国的尼采主义——虽然这样的视野对我来说有点狭窄) 转变为一文化间距的哲学。虽然这本身已不是件小事, 但更困难的是他面对着一个真正的挑战, 即是用数个语言写作, 甚至是在不同的语言间写作 (作为他的中译者之一, 我很清楚他不只用法文写作)。

现在言归正传: 为了辨识、挖掘及确认这些资源, 我之前已对这些思维工具进行部份的初步考察。这些考察形成了两篇文章, 都已经出版, 其中一篇以法文书写 (Lin, 2010, 85-95), 谈论余莲有关时间的探讨对于「适时」的生活哲学能起什么样的理解帮助; 另一篇则以中文出版, 涉及余莲的「内在之『间』」观念, 可作为本文的导论。(林志明, 2009, 55-79) 在回顾之下, 相对于前述的思想资源而言, 这两个已受讨论的主题可以形成一个最低限的类型学。其中第一种类型是余莲自己曾加以提炼的, 已接近概念状态 (concept) 的意念 (notion), 通常它们外表有些「怪异」, 因为在哲学史中不容易找到其过去发展的历史, 比

如本文所要处理的「间」(entre)。这些意念不一定源自中国，但大多出现于余莲想要脱离思想既有轨迹、哲学皱折和文化未思的努力之中。在这样的情境中，余莲会使用一些像「间」那样在哲学史没什么高贵地位的词语；或是一些保持其中文外表的词语，比如 *Shi* (势)，但这只是外表，因为一位中国人从不会或很少会用 *Shi* 这样的字眼来沟通，而是直接使用「势」字。

对于这样的字词，虽然不能说是面对着「无法翻译」者才如此，但他却是一方面维持其来自中文的外貌，另一方面又耐心地加以多方面解说：就如同 *Shi* (势) 一词被「解说」为事物发展的「势态」(propension des choses)，或是「形势」(configuration) 及「权势」(rapport des forces) 等。这样的字词并非无法翻译，但根据上下文脉络却会出现不同的意义或细腻内涵。因而我们不能以一个所谓的「对等字」来贯通全篇，而这一点是所有严谨的译者都知晓的。另一种情形是余莲会提出一个字词来讨论中国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但有趣的是这在中文中反而找不出一个真正的对等字。这时他是用法文来思考，进行真正的发明。比如说法文中特有的 *disponibilité* 这字眼（说它是法文特有是因为连在英文中都没有完全相同的字词，因 *disponible* 和 *available* 并不完全相等，而用 *availability* 来转译它更是显得怪异），这对于余莲的译者因而是个挑战，而我个人是用《庄子》那里找出来的「虚待」来译它。

以上是第一种资源的三种变化。至于第二种类型，相对地，就是表面上并未或尚未由余莲亲自处理，但他已提供了可以加以理解或深化的工具。比如「适」的意念，我个人就曾尝试由他《「时」论：生活哲学要素》(*Du "temps". Elements d'une philosophie du vivre*) 一书取得可用的资源来进行初步的探讨，写出了一篇法文的文章「适时：「时」的思维与中国传统生活哲学」(*Le temps approprié : pensée du « temps » et philosophie du vivre dans la Chine traditionnelle*)。(Lin, 2010, 85-95)

如此，我们会了解「间」(l'entre) 在余莲的思想中乃是处于一种可使用资源的

状态。不过，它一开始并非如此，甚至是相反。这是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效果。也就是说，在一个文化中，我们会找到一些处处相逢的事物，但它们却很少被正面处理。它们并未被进行过所谓「主题化」(thématisation)的操作。因为它们就像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一般状况下是不会受到注意的。我们只有当它变得「怪异」了、「陌生」了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它。

余莲本人是在谈论中国绘画思想时，才在传统的画论中解析出「间」这个主题。「间」首先是个绘画主题，并且被认为相对困难，但它又在各处零散而非系统性地受到探讨，不过，一旦我们把它当作线索在文本中挖掘，又会大量地发现，也因此显得重要。如此，它便是处于我之前提到的文化效应情况中。一旦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它身上，就到处可以遭遇它，但它一向未受或极少受到主题化的处理。

「间」作为绘画主题，响应了「画什么呢？」这问题。画什么样天气下的山水？这主题要求画日夜之间、明晦之间，「当整体风景消隐于浑沌：同时出现-隐没，介于有无之间」。(Jullien, 2003, 19)

在他对此一画题及此一主题在中国传统画论的探讨中，余莲最后将「间」处理得接近成为一个「哲学元素」(philospophème)：对他来说，「间」至少有三个意义或说三个意义导向。首先它指一个适度的距离，不会太牵挂亦不会太漠然（「不即不离」）。另外，它也是两个端点间的来回。它并非两个极端之间的「空间」，因为注意力是放在这两个端点间所发生的事物（比如阴阳间的相互牵引变化）。第三个意义或意意导向则有其原创性，它指的是一种「内在之间」，像是内部的细缝，可以任由[气]通过，使其畅行无阻。(Lin, 2009, 64-66)

我前述这篇2009年的文章，出版于台北《哲学与文化》月刊，其标题为『「间」与崇高：由内在之「间」到历史的符号』，其中进行的尝试是将此「间」思维和康德的崇高分析相对比，尤其是透过李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崇高分析课程》中的解说来进行。为何会有这样的对比呢？如何给它正当理由？这两

个看来非常不相似，尤其是调性相去甚远的主题，却是具有一种结构性的类同，尤其是当我们采用李欧塔对康德崇高分析的解说之时，更是如此。首先，在崇高经验中的异质者共存和其内部所维持距离中，存有一种内在之间，比如快感和非快感、悟性和理性之间。接着，也有崇高为间所带来的进一步理解，比如一种迈向极限的导向、向它者的开放、内存深刻并持续的间距。如果以上各点在崇高经验中都是很经典的提法，对于「间」的思维或甚至「淡」的理想，却能产生一种良好的照明作用。在此一迈向极限的过渡，此一走向极限的绝对性的导向中，我们也通达到「不可呈现者」，比如「大象无形」、正在消逝的味道中的「淡」、对未分无名状态的回返。（林志明，2009，66-67/77-78）

以上是本文构思时的出发点，也就是进行下一步思考时所达到的位置和状态。

接下来，我是在阅读余莲的一本新著时开始有了一个想法，觉得可以重新组构「间」与「通道」（*passage*）的关系。因为如果在崇高中有「异质或相反事物的并存」，余莲显示，美亦如是。美表面上有一个温柔的面孔（古代突出了「和谐」，近现代则强调了「自由游戏」），但它其实被包裹在二元对立思维矛盾中，而这不只是对古代而言是如此，对近现代亦如是。余莲新著《美作为奇特的理念》

（*Cette étrange idée du beau*, 2010）便是要努力展现出此一形上学戏剧，并藉以达成将美的理念变得奇特而使其去普世化（*dé-universaliser l'idée du beau*）的全书主旨。

美被当作一个通道（*passage*），沟通一个哲学系统内的各个部份，这是我们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便已见到的。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去读读《判断力批判》的前言。令人惊讶的是，美一直是如此。

《美作为奇特的理念》一书以一观察开端，即美在由形容词转变为名词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本质化的程序（Jullien, 2010, 13），并成为哲学化约练习中的一环——如此一来典型的哲学问题「什么是美」便可以提出来。（Jullien, 2010,

15) 但如果美因此而能进身于本质之天空并成为理念，它却被要求完成更进一步的任务，而这里在进行的是形上学体系的完成本身。这是一个分裂为二的系统一方是可感的、另一方则是理念的；一方是特殊的，另一方则是普遍的。这个系统希望能达到完整的系统性，也就是统一，但在此之外，它也希望能有动态性。也就是说，分裂要能重新复合并要能由一端通向另一端。柏拉图的形上学戏剧，有点令人惊讶地，是将美当作主角，甚至是整体的拯救者。它的故事说是在可感世界中的堕落，接着以回忆的方式回返真理。但使得这个回返可以启动的元素就正好是美。以当代的语言来说，人们会说美在柏拉图的形上学配置

(dispositif) 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美的另一个特点是迈向其自身的消隐：因为当美被视为「在可视世界中的一种喷出 (irruption)」，而且因为此一跃出 (surgissement) 而更变得更加明显 — 这里我们会想到余莲在谈「裸体」时已提出的撬锁 (effraction) 主题 (Jullien, 2000) — 美因此被要求超越自己。这是个逐步进行的戏剧：美在可视世界中喷出，但它的作用是使我们回忆起理念的天空，并将我们带到它自身的极限，即一不可见的它方 (Jullien, 2010, 49)。

不论是通道作为进展 (passage-progression)，比如在这里我们由可感的进展到理念的；或是通道作为沟通 (passage-communication)，即作为两个无可复合者间的纯粹沟通，其中奇特的，令人惊讶的，具文化特殊性而必须去普世化的，并不是美的经验其存在本身（有谁愿意否认它呢？），而是美在思想的配置中被赋予的地位、功能或重要性。这的确涉及了相反者的并存：可感者与理念性事物、特殊与普遍、认知善的能力与「欲求」善的能力、悟性与理性。不论是作为进展的信道或是作为沟通的信道，总是处于一种「介于两端之间」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两端永远是相对的两端，并不会相混融，并且只能靠着一个中介物来相联。或者是由一端走向另一端的通道，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信道，其细腻的意义差别在于两种不同的理想：前者是「向某一终点走去」（提升），后者则是必要的各部份间的结盟（平衡），但无论如何，其中的两端都一直是分开的，

和自身同一而显得封闭不可穿透，并成为美能在此一矛盾戏剧中有其功能的特定条件。（Cf. Jullien, 2010, 50-61）

对于此一将美当作「信道」的思想配置进行描述，如果使用一个更形象化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岛屿的思维」。首先存有的是各个岛屿，它们像是撒布下来，如同散落的珍珠一样分布于蓝色的海洋中；它们彼此是各自分离的。海洋虽然分离了这些岛屿，并且使得它们的轮廓变得清晰，却是可以航行的。以上其是李欧塔在《崇高分析课程》中所说的一段哲学寓言。这段寓言以群岛的意象作为其中心的隐喻，而康德的每一个心智能力就像其中的一座岛屿。不过李欧塔声明，判断力在其中并不是一座岛屿，而是一位探险家或船长，他寻求着将这些岛屿相连结的方式，而他所提出的信道有可能是战争或贸易。这些通道的哲学名称比如超验幻象（*illusion transcendentale*），象征（*symbole*）、典型（*type*）、图示（*schéma*）、交织字母（*monogramme*），而且它们经常出现在含有以「仿佛」（*comme si*）这字词进行模拟的句子中。（Lyotard, 1991, 33-41）这些信道因而是一种作为接口的信道（*passage d'interface*），但就像岛屿的意象所清楚地指出的，这些需要被交涉的哲学项目仍是各自相互隔离的小岛，其轮廓受到良好决定，而其自身身份也相当稳定。

要脱离这种岛屿的思维，在我先前所提的三个「间」的面向之外还有一个面向可以大力地协助这项工作。在余莲于2011年出版的「生活哲学」（*Philosophie du vivre*）一书中，有一章名为「生活之间」（*L'entre de la vie*），其中展开了一段「过渡之『间』」（*l'« entre » de la transition*）的可能性问题探究，对于这个面向的提出，特别有帮助。受到目标所引导，会造成只能将转化（*transformation*）构想为一个目标达到之后即可放弃的通道；相对地，道家所设想的「间」，首先是一个纯粹的通道，没有明确的目标，像是逍遥之游：「由道来说，这『间』并不会停置于两端的任一方，而是不断地任其通过。它并不是一段引领向某处（引向某个目的（*telos*）或受欲欲求的目标）的道路，而是道作为「可以通行」，而生活

中的连续 (*continuum*) 便由此不断更新。」(Jullien, 2011, 121) 此一「过渡之间」(*entre transitionnel*) 因而是不可固置的, 在任何时刻都呈虚待状态并且没有明确的轮廓。它也许是一个较接近时间而不是空间的意象: 一段「时间」(*entre-temps*)? 它没有明确边界这一点, 亦回应着画论中的模糊、朦胧、消散、暧昧的主题。

此一「过渡之间」(*entre transitionnel*), 逍遥之间, 是既无预设终点亦无目标, 着重转化的过程而不受两端的控制。它并且和两个主题相连, 而且这两个主题都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呼吸的主题: 如果通道在此比较是作为任由通过的能力的喻象, 那是来自它自我更新的德性。而要思考自我更新, 呼吸此一喻象便具有典范般的启现性「呼吸在其不断地交替中, 是由其中一者更新为另一者, 但不会走到任一者的极端, 因为一者已呼唤另一者, 并且不会走入不可维持的状态中, 并因而迈向分离。」(Jullien, 2011, 123) 呼和吸持续地轮替着, 因而是持续地更新, 虽然变化极微但无休止。此一轮替交换的条件应正在于其中每一个状态都不会迈向极端(呼和吸的极端会造成呼吸的停止, 即有意的闭气)。持续也是它的主要特征: 「它总是合于时的(不会过早或过迟)」。(Ibid.)

二、由此一呼吸中的持续过渡开放了一个新的观点, 那便是一种介于中的维持伦理学(*l'éthique d'entre-tenir*), 它努力地「以经营此中介于两者(*entre-deux*)来维持主动: 世界的维持(人们终于如此作了)、与他人的交流(这不只是以言语来进行)、生命的维持(生命如何只能被局限在生理事实中? 呼吸本身并不局限于此)。」(Jullien, 2011, 126) 以走向极端而获得的激进性被他判断为轻易之举, 然而「一个当代重大的意识型态突变是什么? 人们当已了解, 这不再是以通向极端来作为启迪, 而真理也不是隐藏在极端里; 而无疑这也是使得我们要首先远离形上学的事物」。(Jullien, 2011, 125) 在此一生活哲学中, 将这含蓄的「间」的价值提升起来, 将是逻辑的后果, 并且具有意识型态上的重要性。

除了这个呼吸的哲学和介于中的维持伦理学（维持于此介于中 — 这是否也是一个政治主张的来源呢？），「间」作为思想的资源，也以另一种方式吸收了信道的意念。

这里有待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在一存有哲学之中思考「间」，或说如何分析它的不可能性并提出其它选项。这里的问题点仍是相反者的并存，但现在使用转化的角度来分析它。如果相反的事物只能来自其相反者，比如冷来自热或是反向的转化，那么在一个以存有为基础的思维中，这个反向转化只能用两种方式来构思：一方面，必须预设在此一转化中，有一个第三项，它即是存有者，只是其状态由其中一者转变为另一者；另一方面则是把转化的过程本身构想为一「混合」。在这种分析方式中，一方面，相反者仍保持为相反者，即使是在一个「混合」的情境中（热与冷相混合，但在概念层面上，热与冷仍是分离的）。另一方面，被预设为必须在场作为支撑（support）的存有，也就是转化的基质

（substrat）乃是自我持恒的，亦即在转化的过程中保持为「同一」。余莲将其总结如下：「总之，的确是有「间」（entre）在其中作用，那是作为相反者的同时共存，如同时是欢乐及痛苦，或快乐与受难。但此一「间」并不使两者相通，而是把它们保持在相互封闭的状态：即使它们在生活中达成某种程度的混合，按理它们仍是分离的；而柏拉图安置及思维的存有层面，便是在它之上，才能解明并阅读此一合法的区分（作为本质的分离 *diairesis tôn eidôn*）。」（Jullien, 2011, 130）

「通」（communication）是脱离此一直围绕在存有及本质打转的思维的关键词眼，不然便很难构想持续的转化。（cf. Jullien, 2009）事实上，对于「间」和通道之间的重新组构而言，它乃是一个具首要地位的意念。如果意念或状态是相通的，那是因为生活本身是处在一个暧昧的情境中。与其以一个存有来作为转化内部超稳定性的保证，并以此获得安全感，我们可以换另一个方式思考，并以一「底蕴」取代存有。在此一「底蕴」中，一个事物会变化为它的相反，并可使它们保

持相通。而此一事物也仍在其它者中盘旋，并不会被完全排除：例子比如一个人的野心可能即是孤独反叛者的个人复仇，但它也和愿意自我牺牲的无限温柔无法完全分离（比如在莱纳夫人（Madame de Rênal）身边的朱利安·索瑞尔（Julien Sorel））。」（Jullien, 2011, 132）然而，这里仍必须加上一个说明，即是相反事物虽然在上游的底蕴中相通，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下游分化之后的差异就不存在了：「思考自利与慷慨的『间』，保持它的张力，使得它不会松弛或消解既不封闭也不隐没，因此既是拒绝（以本质的不可互容进行）排除的轻易性，亦是拒绝（将其中一项化约为另一项的）混淆的轻易性，而是要显示这两者的确在底蕴处相通，但又同时要 — 以同样有效的方式 — 彰显其差异。」（Jullien, 2011, 142）事实上，同时能把握上游的相通又能把握下游的差异，乃是余莲使用中介于两者（entre-deux）及间距（écart）这些词语所要努力表达的：「如果必须回返到二律背反的底层，这并不是为了使它们幸福地复合；而是同时也要呈现并明白地保持此两个可能性中任一者，即使在其底蕴和其相对者同一，在此同时仍是自我肯定及完整发展：如此，以其间距，它推动生活。」（Jullien, 2011, 146）

相反者的互通，比起相反者的并存更加活跃，但并不会那么具有戏剧性（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尝试之后，李欧塔所提出的歧论（différend）不过是相反者的并存的一个新版本）。此一互通被认为是道家思想的起点：「老子把它[暖昧的底蕴]在初始提出，而且作用于所有事物的母模对偶，不论是以何种角度考虑 — 『有』（实现）『无』（无分别底蕴）；『有名』及『无名』；『始』（显露）与『母』（源起）；由最『明白展布的』到最『微妙的』、或『有欲』与『无欲』（《老子》第一章）」（Jullien, 2011, 151）（相反事物之）通道如此便被吸收到「间」内部里去：「在共同的（未实现）上游和受实现（多样分化）的下游之间持续地相通，或者说由生动之机（essor）到明白展布，此一生命的过程除了它本身无可耗竭的 — 像深渊般 — 自我更新能力之外并无其它地平。」（Jullien, 2011, 152）

此一在转化内部（在「间」内部）发现的「通」的理念，其导向在余莲手上，这次不是走向伦理学，而是走向历史、策略和政治。这是一个庞大的主题（而不是阅读《默化》（*Transformation silencieuse*）一书最后一章即能解决的，因为一个首要的问题会先出现：那么这三个领域又如何及为何彼此相通？），我想这庞大的问题应该由另一篇文章来加以处理。

引用书目

Jullien, F. (2000). *De l'essence ou du nu*. Paris : Seuil.

Jullien, F. (2003). *La grande image n'a pas de forme ou du non-objet par la peinture*. Paris : Seuil.

Jullien, F. (2009). *Les transformations silencieuses*. Paris : Grasset.

Jullien, F. (2010). *Cette étrange idée du beau*. Paris : Grasset.

Jullien, F. (2011). *Philosophie du vivre*. Paris : Gallimard.

Lin, Chi-Ming (2007). « Comment faire travailler un écart ? ». In *Oser Construire : pour François Jullien*, dir. par Pierre Chartier. Paris: Le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 Le Seuil, pp. 91-97.

Lin, Chi-Ming (2010). “Le temps approprié : pensée du « temps » et philosophie du vivre dans la Chine traditionnelle”. In *Culture du loisir, art et esthétique*, dir. par Yolaine Escande et Johanna Liu. Paris : Editions You Feng, pp. 85-95.

Lyotard, J.-F. (1991). *Leçons sur l'analytique du sublime*. Paris : Galilée.

林志明（2009）。『「间」与崇高：由内在之「间」到历史的符号』。《哲学与文化》月刊 425 期（2009 年 10 月） - 中西美学相遇之道专题，pp. 55-79。